

六合叢書

人物百一录

胡文辉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六合叢書

人物百一录

胡文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物百一录 / 胡文辉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12

(六合丛书)

ISBN 978-7-308-12273-3

I. ①人… II. ①胡…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8153号

人物百一录

胡文辉 著

策 划 周 运

责任编辑 王志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625

字 数 240千

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273-3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序

沈展云

要给文辉的新书写序，却想先说说他 2011 年出版的《广风月谈》。

“广风月”者，顾名思义，一仍“胡一刀”时代的笔底风月，书中那些谈论饮食男女红袖青衫的篇章，令不少白领女性读得津津有味。敝社有两位女编辑，就大为赞赏胡公的“花月痕”写得文采斐然，说是想不到这位撰写《陈寅恪诗笺释》和《现代学林点将录》的学人，作风月之谈，居然如此博雅，又如此生猛。而我以为，这类文字只是文辉阅读和视听之余的闲笔，显示了他才多学富，“多金善贾”，文非一体，居然备善。就如他用旧体诗的形式写“字母诗”一样，他将“器”与“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文辉涉猎甚广，阅读、写作、看影碟、听音乐，我诧异于他竟有如此充裕的时间和如此充沛的精力，进行大量的阅读，大量的视听，而且还经常在网络上与文友作学术交流，花费不

少时间在书店和网上淘书；还开了微博，既关心人类又关心自己，既谈国事又谈风月；在百忙之中，总记得去茶餐厅饮一杯至爱的港式丝袜奶茶；而最重要的，还笔耕不辍，迭有新作发表和出版。由此我们可以想见，读、写、看、听，大抵就是他的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当然，他的时间和兴趣，主要还是倾注于与自己的研究紧密相关的阅读和写作中。长年的蠹鱼生活，繁复的学术考证和思考，难免枯燥，于是挟其曾经编过娱乐版和寓目大量港产影视片的八卦储备，以及博读杂书之所获，偶尔笔底轻狂，不妨活色生香。而文辉是自珍他的青年时代的旧作的，他在后记中说，“这些小文章题目固然八卦，格调不免轻薄，但或多或少还是融入了我的文化观察和思辨”，不仅仅是闲笔而已；又说读书积累日多，学术性的文章还可以不断地写，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已跟时尚的东西越来越疏远，这种年少轻狂的笔调，恐怕再也写不出来了”。那么，《广风月谈》的出版，就视作为已然远去的青葱岁月留下的一抹粉红的印痕罢。

这个意淫的风月派，本质的清教徒，不旋踵复又返回学术的密林中，掇拾自己的已经散落一地的果实。这些丰厚的果实，就是从2012年至今依次出版的四种学术文化随笔集《拟管锥编》、《洛城论学集》、《书边恩仇录》、《人物百一录》，以及《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

罗韬此前为《洛城论学集》作序，说《陈寅恪诗笺释》是“发覆”之学，《洛城论学集》则是“解蔽”之学，确是的论。《洛城论学集》所论者，基本上是学术专题；所解者，多是思想

与学术之蔽。而这部《人物百一录》，则涉及不少重要的现当代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的本事与史实，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考证与辨析。

文辉的人物考证，往往善于从小处入手，对于历史上的一些传言、公案重加拂拭，以扎实的材料，合乎情理的排比，去伪存真，由表入里，作出新的解释，令人有焕然一新、豁然冰释的感觉。如《张之洞与嗜眠症》一篇，旁征博引，罗列诸家记载，一一辨析，通过对张之洞“嗜眠症”的合理解释，拨开晚清政局一大公案的迷雾，不仅仅是掌故谈资而已。《跋可居室所藏项城袁氏父子书迹》一篇，从袁克定坠马受重伤说起，到袁克定之影响洪宪复辟，洪宪复辟之影响近代世局，分析一时之事与一时之人，引出对历史大关节的分析，也是鞭辟入里，小包裹内含大判断。又如《不以胜败论陈炯明》一篇更是“解蔽”之作。文辉从史料中发掘历史的真相，去除了意识形态的障蔽，对陈炯明表一种理解之同情，“孙不能屈，袁不能降，最能见其人的意气和光彩”，认为他是一位“失败的英雄”。

《人物百一录》中的其他文章，如关于陈寅恪致牟润孙函中的隐语，关于雷震案中的胡适，关于钱锺书诗《沉吟》索隐，关于梅兰芳在抗战期间的“趟浑水”，关于陈寅恪学生刘节教授的危言直行和“硬颈”，关于启功的与世浮沉，关于回忆文本《燃灯者》所涉及的历史真实，等等，亦每有发覆与解蔽，在此特意提示读者留意其中的微言大义。

文辉一直究心于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从 20 世

纪 50 年代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个案。文辉对寒柳堂诗所作的笺释，固然是“发皇义宁心曲”，可看作是一部“陈寅恪别传”；而其中牵涉的众多弃旧迎新的知识分子在新朝的各种形象和遭际，亦可视之为一部当代知识分子的改造史。《陈寅恪诗笺释》之所以具有典范意义，就如文辉在该书后记中揭橥的：“它既是陈氏本人的‘心史’，也可视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心史’。”而同样引起广泛关注的《现代学林点将录》，则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呈现出当代知识分子“或趋时党附，或曲学阿世，或守节不失”的众生相，如罗韬所言，“这是学术消长史，是学人出处考，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思痛录”。文辉不拘于学院式的所谓“规范”，他对学人的研究固然当行出色，一部《现代学林点将录》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学术史，但他更着意于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出处，他“对近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史有相当的投入感，对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学人群体，也有特殊的关注”（《现代学林点将录》后记）。这种学术自觉在文辉的各种著述中是一以贯之的。

文辉的学术随笔和研究著作，从 2000 年出版的《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到近年的《陈寅恪诗笺释》和《现代学林点将录》二书，以及上述的几种学术文化随笔，都可见其广博的视野、敏锐的识力与深厚的功力。在此略谈一下他对史料的重视和运用。

文辉是“史料派”，其读书写作，有着敏感的问题意识，平

时更是特别留意与研究相关的资料。一方面，他对有用资料的搜集和积累，细大不捐，傅斯年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者是也；他的专题著作，如《陈寅恪诗笺释》和《现代学林点将录》，所引证的史料之丰富，虽不可能竭泽而渔，亦可谓深挖广积。但另一方面，他对史料的采用，又并非照单全收，乃视乎其“有用”与否；这“有用”不是实用主义，而是谨守“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十分材料说十分话”的学术态度，以及基于史料掌握之上的学术自信。

文辉长期治学，养成一种学术习惯，在文章发表或著作出版之后，若又发现了新的材料，觉得有必要在此前论述的基础上再作申论，则做笔记以俟补充。最典型的就是《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此一版本对初版进行了大量增补，一千多页的校样上，写满了新增的内容，少则数十字多则数百千字，全书合计增加了六七万字；所增益者，都是初版后又发现的相关材料和对陈诗笺释的必要补正；并博采诸家之说，“敬著主名，不忘有自”。而《拟管锥编》、《洛城论学集》、《书边恩仇录》和《人物百一录》，因为都是单篇文章的结集，则采取了与《陈寅恪诗笺释》迥然不同的“增补”方法。他基本上不对收进集子的文章作修改，以存发表时的原貌；而是在结集成书时，以“补记”的形式，作进一步的论述，或用新材料充实原文。我留意到，这四种学术文化随笔集，其中相当部分文章都有“补记”，可见他读书之广博和做学问的细密与留心，每有会意，辄书诸笔端。很少见今人的学术文化随笔有如此多的“补记”，而文辉的

这种著述特色，又可谓其来有自，是与前辈学人严谨为学之态度一脉相承的。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钱锺书的《管锥编》和《谈艺录》，都是屡作补订，所谓“补苴附丽，虽只比鸿毛之益，或尚非蛇足之添”，“欲惬意以求当，遂费词而无惜”（钱锺书《管锥编增订序》）。于此可见其人为学之品格。

写学术随笔，要具备丰富的学术识见和深厚的文字功力。文辉是推崇晚清至民国以及港台的文史学术笔记的，像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高伯雨的《听雨楼随笔》一类。学术随笔作为一种传统文体，非读书广博者不能为也。我以为，文辉是传承着近代学术随笔的绪余的。余光中曾说，他是用两只手同时写作，左手写诗和散文，右手写评论。文辉也是一个文体多面手，他右手写《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陈寅恪诗笺释》、《现代学林点将录》等著作，左手写《广风月谈》、《拟管锥篇》、《书边恩仇录》等随笔；而且新旧体诗皆能，新诗固然不俗，旧体诗更在侪辈中公认甚佳。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犹记得十多年前，文辉的学术论文集《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出版，他送书给我们几个朋友并请吃饭。席间接捧大著，罗韬笑着说：我大概只能看懂三分之一吧。罗公乃是文辉眼中的通人，以其旧学根底之醇厚，尚有未谙胡学之渊深者，则我辈当“收声”矣。

从个人的阅读兴趣上，我更喜欢《洛城论学集》、《人物百一录》等书中所涉及的学术事件、人物议题和那些饶有意思的学术小品；如同我一直在读《陈寅恪诗笺释》和《现代学林

点将录》一样，文辉的学术著作给予我很大的收益，拓宽了我的阅读视野，我甚至循着他所论述的学人和议题，去买一些相关的书籍，试图弥补自己识见之浅陋。

蒙文辉不弃，命我为他的《人物百一录》写序。他说百一者，大抵指近代以来的人物实在太多，不过百中谈一，一啻知味而已。书中所评鹭的，都是近百年来中国的著名人物，或是与中国有着重要关联的外国人。《洛城论学集》说事，《人物百一录》论人，文辉这几年所写的重要的学术考论性文章，基本上都收进这两本文集了。要谈论文辉之学，非不才所能，友情客串，东拉西扯，说说自己读其书的一些感受罢了。

2013年是文辉的收获之年，最可喜的是双胞胎儿子出世，又有新著接连出版，踵事增华，好事成双，借此小序以为祝贺云。

目录

序（沈展云） 1

张之洞与嗜眠症 1

跋可居室所藏项城袁氏父子书迹 8

赵秉钧的哀荣 27

不以胜败论陈炯明 36

回到李提摩太的时代 48

近代中国人眼中的明成皇后 61

东乡平八郎的传说 76

芥川龙之介眼中的现代中国 80

阅历·襟怀·掌故 88

梅郎少小是歌郎 92

再说梅郎 100

也说梅兰芳的“趟浑水” 111

最后的士大夫	115
知识分子失落的世界	
——《梁漱溟晚年口述》读后	120
中大人物所见的大学精神	128
批判风暴中的刘节	136
烟云过眼未能忘	
——《启功口述历史》读后	149
作为回忆文本的《燃灯者》	158
附录一：与胡文辉先生书（赵越胜）	
附录二：敬答越胜先生	
附录三：再复胡先生函（赵越胜）	
王国维的逸文及其自我表扬	177
新发现陈寅恪遗物印象记	190
陈寅恪 1949 年去留问题及其他	210
陈寅恪致牟润孙函中的隐语	225
胡适就站在那里	232
也谈《红楼梦考证》与盐谷温	236
胡适的怕老婆政治学	241
关于周弃子的讥胡适诗	259
再谈雷震案中的胡适	265

钱锺书诗《沉吟》索隐	271
再谈钱锺书为谁沉吟	285
钱锺书所谈巴黎风月考	294
哲人其萎，史笔之绝	305
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读余英时	309
读《余英时访谈录》二题	316
“没了，只剩下蛋炒饭”	323
林语堂的另一面	328
张爱玲与左派	332
也说《续结婚十年》中的影射	337
席慕蓉的蒙古视角	349
后记	354

张之洞与嗜眠症

光绪末年清室已内外交困，张之洞、袁世凯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更双双进入作为权力中枢的军机处，为一时人望之所寄。故张、袁两人的交恶，亦成为关系清季政局的一大公案（参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三十九章“袁世凯与张之洞之关系”）。

关于张、袁失和的原因，或谓系张之洞在饭局中假寐，对袁世凯故作轻慢以致。徐凌霄兄弟《凌霄一士随笔》（第二卷《张之洞玩弄袁世凯》、第七卷《张之洞冷遇袁世凯》）、黄秋岳《花随人圣盦摭忆》对此早有讨论，以后如黄裳《谈张之洞》（收入《来燕榭集外文钞》）、沈云龙《张之洞与袁世凯》（收入《近代史事与人物》）亦有涉及，唯史料及见解大体都未超出徐、黄的旧作。

徐氏兄弟所举的最主要文献，是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1903年一则时评：

……袁至南京，与张商议一切。袁行之日，张饯之，酒及半，张遽睡熟，久未醒，袁不及待而行。张醒后，急命排队请袁回，袁欲不返，幕僚劝之行。比至，重张宴谢罪，欢饮而别。夫张之待袁，为敬乎？为慢乎？以南洋大臣款北洋大臣之重客，而居然睡熟，则其慢之意可知也。张何为而慢袁？张任粤督时，袁仅一同知，袁以后辈突居上游，张自负老辈，或隐然示之以老督抚之派子，旋继之以优礼，其玩弄袁之状，袁其能终忍之乎！（据徐凌霄兄弟《张之洞玩弄袁世凯》、《张之洞冷遇袁世凯》）

黄秋岳则最早拈出北洋要员徐树铮的一篇信札。徐自称亲历其事，并谓此事发生在保定，民国初年他致马其昶函有言：

壬寅（1902）之春，公（张）过保定，项城（袁）时权直隶总督，请阅兵。张宴节府，树铮躬侍陪席，亲见项城率将吏以百数，饬仪肃对，万态竦约，满坐屏息，无敢稍解，而公敬案垂首，若寐若寤，呼吸之际，似蠢蠢然隐麴动矣。盖公去后数月，项城每与僚佐忆之，犹为耿耿也。（载徐树铮《视昔轩遗稿》；又徐凌霄兄弟《张之洞冷遇袁世凯》、黄秋岳《花随人圣盦摭忆》皆引）

徐氏更发议论，责张之洞不能顾全大局：

一色息之细，不能稍自节束，以笼络雄奇权重之方面吏。徒使其心目中，更无可畏可爱可敬之人，生与并世，渐滋其骄谄之萌，致力于拒纳之术，以遗后世忧。当日衮衮诸公，何人足以语此？此亦清室兴废一大关键，而春秋责备之义，所不容不独严于公也。

此外，陈瀛一《睇向斋秘录·张之洞轶事》亦载：

……项城行日，文襄（张）饯之于署，幕客赵某等侍座。项城问赵姓氏毕，忽大噓，赵不禁面红耳赤。文襄怒目视之，乃假寐以示轻慢，竟至熟睡，呼之久不醒，项城一怒而去。文襄醒后不见首座客，亟命左右请之回，项城雅不欲往，三请三辞。文襄不得已，亲迎之，长揖谢罪，相偕入署，欢谈畅饮而别。

关于此公案，徐树铮及徐凌霄兄弟皆以为张之洞出于有意，后来黄裳、沈云龙亦承其说。唯有黄秋岳对此不以为然，并引其师陈衍（石遗）之说以作辩正：

……其后屡闻诸老言，南皮（张）不嫌于项城，宾筵吟集，偶一吐露则有之，故慢以取嫌，则必不至此。……石遗先生始为述其故，盖南皮实以一日作两日者，每日加卯即兴，午饭毕，不加未即寝，弛衣酣睡，入夜复起，终

年如是。繇是推之，南京保定两宴，皆必在午未之交，南皮晨起周旋，至是时倦于习惯，颓不能兴矣，斯盖生理之关系，而非心焉轻之之心理关系也。（《花随人圣盦忆》）

黄氏此说虽与众人立异，然而却最合情理，虽未全中，亦不远矣。

因为张之洞在众目睽睽之下打瞌睡，屡见不鲜，对外宾如此，对内僚亦如此，并非仅在会见袁世凯时才作此态。《凌霄一士随笔》在另一篇《张之洞起居无节》中就已引录有关传闻数则，如《归里清谭》云：

传说张文襄公香涛系猴精转世……性喜睡，亦易醒。宴客时，所邀多僚属，一饌甫上，则已坐睡。片刻睡醒饌已冰，僚属又不便先尝，故一饌而重温者数次。是与猴性无异。

又引《天徒》云：

张文襄起居无节，能历久不眠，然无论何时何地，皆可酣睡，左右不敢惊之也。一日学政往谒，文襄见之，数语方始，而文襄鼾声起矣。学政不能谈，又不敢辞，止于花厅者数时，文襄乃醒。然学政固门弟子，不敢怒也。某日文襄报谒巡抚，主人延入，鸣炮启门，请轿进内，乃停舆。文襄不出，揭帘视之，则又在舆中遽然入梦矣。主人